衎石齋記事續稾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十

嘉興錢儀吉新梧

謝陳兩先生事狀

謝先生濟世字石霖別字梅莊廣西全州人祖明英康熙壬戌鄉舉第一永康州學正父賜紱母蔣氏先生年十八應學使者試學使跣而坐於堂命跽而呈卷先生不從逐之出請罪於其母母笑曰汝何罪今日爲一領藍衫屈它日仕宦窺狗竇爲門生義兒皆此忍辱求榮一念誤之也汝能是吾無憂矣後三年戊子舉於鄉亦

第一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兩充同考官雍正四年冬十一月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入臺未浹旬以劾田文鏡下獄當是時
上御門辦事科道許直前奏事於是先生露章言三事
世宗霽顏問云何對曰一錢法一鹽法
上曰錢法大難朕方籌畫已又對其一劾河南巡撫田文鏡貪黷不法狀
上顧諭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無惑浮言還其奏先生伏地不起爭諍力先是文鏡劾所屬黃振國汪誠邵

言綸等直隸總督李公紱言其冤　欽使往按驗還奏
文鏡所劾是及先生奏八與紱語多同
上疑焉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交關狀先生辨無有而
刑部尚書勵公曰是當刑訊御史永豐陳學海在班中
忽起走庭中北向大言曰與謝某交關者我也大臣皆
愕然學海故以刑部郎從　欽使河南得文鏡欺罔狀
及爲奏不能爭歸嘗發憤爲同寮言之者也大臣將以
學海語　聞請併訊俄已有　旨罷訊先生革職赴阿
爾泰軍營效力據謝集丙午十二月初七日下獄次日奉　旨免死釋放發軍前效力贖罪先

生在獄中明年學海以告病驗無病劾亦遣戍去先生祇一日耳

至軍前日箸書今所傳藏匧十書也居三年

上念效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將軍劾先生注大學誹謗程朱奏進其書　廷議又謂有諷刺語即戍所下獄論死

上復宥之而　召學海還授檢討尋準噶爾擾邊徙先生察翰女糧餉營已又徙無量台營已又徙鄂爾坤營

高宗登極召還復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先生在察翰女時參贊大臣伯欽拜從受經綏遠大將軍平郡王亦加

禮焉

上下詔求言先生爲欽拜草疏言當禁止告密而嚴不言之罰恕妄言之罪盡除文字忌諱之禁又言

皇上必欲爲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莫若於大學中庸求之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愼獨致中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莫要於此莫備於此舍此而別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求影正源未潔而欲流清以博覽廣聽爲求言以察言觀色爲知人以親庶官理庶政折庶獄爲勤政此漢唐以來雜霸之治而非

二帝三王之治也已平郡王入覲
上諭及之曰欽拜有古大臣風王以實對
上顧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於是益知先生賢先生
在臺三年數言事會
上御門先生又露章言九卿刑部定罪不公而糾儀御
史漢軍倉德劾先生失儀時科道無直前奏事近十年
矣倉德不知故事而劾
上亦不之罪且有　旨褒先生戇直可嘉先生母蔣蚤
沒繼母亦蔣氏家居老矣先生上疏陳情乞補外曰竊

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轉而人情卽願外轉不願左遷況臣負罪至深受　恩至重欲圖涓埃之報且依日月之光而纔熟　龍顏遽辭　鳳闕犬猶戀主蛇亦銜珠臣獨何心敢昧斯義伏念臣繼母蔣氏年已七十一歲臣又係獨子憶自雍正甲辰秋服闋赴補母子離別十五年於茲矣丙午冬從軍出塞母氏含蓼藿以弄孫倚門閭而望子又十二年於茲矣臣今雖復　朝班尙違子舍頃者母氏書來道及行動艱難耳目昏聵開緘捧讀愧懼交并欲歸養則家道貧苦甘旨不供不孝

有三其一斯在欲迎養則廣西至京水陸七千餘里江湖之風波可畏車馬之顛覆亦可虞欲歸省則往返動經半年在家不過數月乍逢又須告別既別卻難再逢慈母之涕淚轉多游子之方寸終亂是則失忠失孝二者難兼而在官去官無一而可臣再四躊躇惟有外轉鄰省庶得迎養數年但臣才能既不稱道府之官而遷轉又從無自請之例違例干澤端不可開伏乞　敕部治臣妄請之罪或知州或知縣降授微員憫臣將母之忱或湖南或廣東量予近地臣亦知風塵下吏遠遜臺

諫清班然民社在身外得竭駑駘之力毋子聚首內得
伸烏鳥之私雖公庭屈膝於上官勝往歲荷戈於荒塞
尋有　旨授湖南督糧道先是平江以縣境多山難漕
改徵折色而令衡陽湘潭二縣代輸米巡撫已奏得
旨矣先生至歎曰衡湘地廣糧重民山居瘠苦力何能
及亟請於漕督宗室德公入告復其初已奉清屯之令
部檄凡軍田賣與民者許贖回贍運務令有差必有田
有田方有差先生獻議於漕督曰民買軍田多有築室
置墓現當軍差者若一槩許贖恐舊丁貧疲者爲轉售

之計新丁殷實者有失業之嗟無益於漕而反害之請
分別田去差存者許贖田去差亦去者不許贖其田去
差去中新丁不願當軍差者許贖願當軍差者不許贖
又荆右沔陽有有差無田之赤脚丁蓋明初以軍籍爲
榮同父之子有一領軍田一領私田挂名軍籍者其後
私田去而軍籍存也荆正有有田無差之枝夷長遠四
所明時守顯陵及夷陵口之軍　國初裁歸各所無軍
差亦無民差也請令四所出費赤脚丁出運以均苦樂
漕督駁不行先生持議益堅混同顧公琮至乃以達於

部而先生去官矣善化知縣樊德貽徵糧浮收先生易
衣爲鄉民往詗得實揭詳於督撫請劾治不行則自詣
巡撫虞城許公陳狀詞過激許將劾之或曰是爲田文
鏡復仇也公何以歸見河南人許乃謀於兩司布政使
張璨爲妄語翹許公怒遂以踰閑蕩檢劾先生請革職
審訊又續劾先生營私剝民已得 旨督撫會審矣初
先生嘗與張璨及按察使王玠從容相語俗書多舛誤
者玠曰撫部殊不辨此不聞言作祟鼻鈕邪祟謂祟鈕
謂鈕也玠語未終悔曰吾失言幸無外人聞璨曰何害

天日在上必不泄也及許公議先生事琛對曰謝某無

狀誘公不識字卽以玠語屬之謝玠噤不敢發一語琛

之矣如此衡陽知縣李澍亦浮收先生嘗訪聞梏笞其

家人胥役事亦在許公奏中謂先生所訪俱屬風影而

其事先已發長沙知府訊得實文卷在糧道所琛乃令

知府張琳易其詳因按察使王玠赴蜀藩任泝江上爲

書以致於署糧道倉德乞燬其舊文並改批以待訊倉

德故嘗在臺劾先生者也至是怫然曰烏乎可卽發琛

書揭詳於顧公及總督興縣孫公顧公卽達於都察院

以　聞而御史胡君定采訪帖劾奏並及巡撫續劾一
款皆樊德貽所爲也乃
命侍郎阿里衮至湖南會同孫公審訊而孫公得倉德
詳覆不問書其版云眞實不欺亦須委曲善處倉德又
以孫公語揭於都察院以　聞而孫公審擬覆奏亦至
有　旨孫嘉淦接倉德揭帖擅寢其事不奏審案內並
無一語及倉德扶同許容草率完案甚屬徇庇著來京
於是撫藩俱解任張琳樊德貽等褫職劄屬阿侍郎一
人訊初樊德貽稱其部回人沈開明誣控先生甫詳報

而開明逸及長沙知府訊開明之祖子先力白無其事
張琳及澧州知州王邦彝易其供辭以上未幾總督至
子先號呼轅門外求入不得遂如原讞坐先生杖徒阿
侍郎至子先則偕農市數千人焚香迎訴於道左一訊
而定巡撫前後兩奏皆誣罔事大白督撫以下譴斥有
差先生開復原官尋補湖南驛鹽長寶道而倉德權四
川按察使先生留楚半年巡撫蔣公奏先生老病休致
去家居十有二年而卒年六十八先生在翰林時與孫
公及黔陳先生法友善三人者皆清直介立論事引義

慷慨志相得也及孫公治楚獄不直歸京師過陳先生陳先生謝不見自是交遂絕

陳先生法字世埀別字聖泉晚又號定齋上世江都人明初有以校尉從平普蠻授平壩衛左所百戶世襲遂為黔之安平人先生康熙癸巳春舉於鄉是秋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丁酉戊戌與謝先生俱充同考官雍正初

特旨舉翰林才堪部務者改刑部郎中久之以省親假歸八年 特召來京授直隸順德府知府十一年所屬

平鄉牛產子一角龍麟而牛蹏人皆曰麟也縣令以為

祥將上聞先生抑不許唐山令趙杲以毀宣務岀諸山寺

觀為義學被劾罷先生引疾歸

高宗登極孫文定公薦授山東登州府知府權山東運

河兵備署東河總督調江南廬鳳兵備淮揚兵備於是

攷論河務為一書曰河干問荅略謂司馬遷言中國山

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唐一行言山河

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而以河濟為北紀江淮為

南紀河出於西極注之東北天之經也地之紀也不可

得而易置之也前代河南決入淮若漢元光宋太平興國咸平天禧閒皆未久卽塞還復北流自近世爲漕運計遂迫之使南奪淮而淮乃瀦爲湖故洪澤郵名也前此未有湖也漢陳登築堰溉田今之范家圩塘梗是其遺迹非卽今之高堰宋乃有洪澤湖之名至潘印川而有蓄淸敵黃之說自是隄日加高河數變而湖亦日高湖底日淤伏秋盛漲淮揚下游日以災告或逆漾而上如甲子春雨淮水入壽州阜陽深至一丈五六尺是上游亦被其害振恤蠲緩不可勝計二瀆交流之害如是

分河導淮昔固有議之者分河則必在迂曲之處所謂河頭也今清口而上河流迅直無河頭可引則引之也難導淮則當別開一河以淮之故道還淮而分淮一支入河以通漕計其地淮當行三百餘里而達於海費鉅無益攷之前代河常北決至張秋自明至康熙季年皆然卽宋時咸平間決鄆州浮鉅野天禧間決滑州歷濮鄆注梁山濼鉅野通梁山亦卽在張秋東今自封邱以抵張秋若洪河沙河魏河漆河故道甚多謂宜於其中擇堅地因故渠引大河北行至張秋自張秋以東有大

清河即濟漯之故瀆深至二丈餘寬數十丈歲惟戴邨壩減下之水行之此天之所以待黃河也而大清適符
國號非河至今日必行此道邪若即大清河及鹽河開浚之導河而北以達於海用財不過數百萬當兩河數年之費而有無窮之利河歸於北而淮得獨行洪澤之水盡洩入海湖涸爲田皆膏腴高寶諸湖亦皆爲沃壤皖豫常無水患新河永不築隄其東南近山更無用隄歲省兩河壩埽官役之費六七十萬河南山東淮徐之民藍料之役皆可免開封去河四十里水與女牆齊

徐州尤瀕河自後常無河患運河分淮流以入江不復爲河淤諸牐涵洞亦可由民便時啟閉以灌田脫鉅害蘇民困省度支計無便於此者而運道當變通其說有二

昔元由海運苦其漂失謀開膠萊河明苦河淤運亦屢開之而俱不成蓋海道惟登州府今榮成縣之成山頭其山陡入海中舟至此多壞逾此則沿海濱而行名爲海袖皆有泊舟處與大洋絕異今商旅之由登萊至天津者風帆如織乾隆三年轉運登萊倉穀數十萬石至天津近事之可驗者若河復北流則漕舟由汶入河由

河入海其達津門也一日夜耳是坐收膠萊之利也然人之畏海望洋而驚姑無高論以駭俗夫衛之源大於汶汶可分則衛亦可分莫若於衛入漳之上闢牐開渠斜入於河以下審其地勢更為數牐節宣之由汶達河由河溯衛以入於漳不過迂漕舟一二日程可安行而北矣或猶以為苦淺則於磁州臨漳開為牐引滏以益運磁州溉田當用滏而漕常以四月過非田時或仿衛源分日之例可也孫公見其書善之以奏　御留中久之某公入覲

上語及之對曰是書生之見耳尋調直隷大名兵備時
乾隆十年冬也是歲河決江南陳家浦時白莊恪公爲
河督塞決緩阜寗鹽城害尤劇被劾去官且以從前所
辦多不應興之工有　旨責令賠補先生念舊與白公
同事不可使獨受譴牒部科自引咎且爲白公辨析略
云陳家浦隄漫溢各處渡船分往水次接濟人民當時
未據報有溺斃人口今旣勘明接渡不及者自所應有
是本道亦在失察若止將總河議處本道以調任幸免
清夜難安狀乞一併議處至善後案內遙越隄工經大

學士等議覆應行修築奉　旨依議遵照辦理今勘隄尾離圍隄六百丈係無益之費着落白鍾山賠補黃河水勢倏忽變遷此工在雲梯關五十里雲梯關即當日之淮河海口黃河南徙淤出二百餘里上雖淤土底則海沙虛鬆頃刻刷深四五丈椿埽難施居民遷少人夫難集或倉卒閃越隄難禦不能無潰決之虞是遙隄之築實爲有備無患若河工陰資保障而錢糧獨累賠補似非情理之平河工不過補偏救弊本無萬全之策總河職任危苦養廉不及督撫之半有失事則議處之罷

斥之足矣董之以賠累則任事益難人非貪黷誰有餘貲非　聖世所以勵臣節也大臣以　聞下部議革職發軍臺效力先生以四騾駝負書數萬卷赴第十六軍臺日著書居二年成易箋八卷多取程朱傳義發明之而異者亦多自序不欲如前人株守師法黨同伐異之所為也其駁來知德錯綜之說尤詳盡今錄入　四庫全書中又以陸王之學疑似亂眞辭而闢之為明辨錄謂象山之心學卽釋氏之直指人心以頓悟為道妙本集中於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有下樓之悟

於徐仲誠有槐堂鏡中觀花之悟此卽廖子晦之靜坐中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朱子斥之以爲此思慮泯絕恍惚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眞實知見不可同年而語者也卽陽明在龍場日夜澄心靜慮端居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踊躍若狂錢緒山亦以靜坐倏見此心眞體蔣道林靜坐半年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凡學之墮於禪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悟其所見之

非且日微夫子之教幾殆象山獨學無師而於孟子所謂本心所謂求放心者有契合焉然其言求放心則遺學問言先立乎其大則廢思俱未暇深求其義而於其本心之明或靜中體究或因事感觸此知覺之露恍惚呈露葢不難矣遂於此而謂此心本靈此理本明又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能欺得如此者葢屢言之是此心已全乎仁義禮智發之無不當如大舜之由仁義行更何俟四端之擴充豈孟子教人之旨乎夫心有頓悟之機而理無驟獲之效

卽釋氏圓明妙覺之心其收拾保養亦自虛明澄澈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專仞此心爲主宰故卒流於自私故聖賢所謂復其本心者復其皆備之心象山所謂復其本心者復其虛靈知覺之心則一心之外無餘事故詆格致爲支離視集義爲外義本原既差用功獲效自不能以不異而儒釋之分亦如蒼素之不可强同矣良知之說本之孟子惟孟子本愛敬而言陽明離愛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靈覺之知也陽明既曰良知卽天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已

歧而二之矣既曰良知卽性又曰佛氏本來面目卽儒門所謂良知佛氏本來面目其果性邪天理邪其言致知之功則曰吾心之良知卽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純乎天理所謂致者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槩之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其不至猖狂妄行流爲無忌憚之小人者幾希此皆任心廢學之獘也其論格致謂程子以格訓至如祖考來格之格卽書所謂

格於上下之格羅整庵引呂成公通徹無閒之義極爲
得之夫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當其未格不能無
幽明之異格則精神訢合而無閒矣物之理卽吾心之
理當其未格不能無彼此之閒格則理皆渾合而無閒
矣所謂貫通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豈非通徹無閒之謂乎而陽明以爲至
物不可通此泥於訓詁之失也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皆吾人所當窮卽名物象數何嘗不當考究但爲之自
有先後本末程朱敎人未嘗令格盡天下之物也凡吾

一日之閒或親書冊或應人事隨其所遇之物卽因其已知之理加之窮究首尾透徹卽是求至乎其極如是豈非吾人日用尋常之事有何艱深有何支離今不攷其言之意而曰欲學者窮盡天下之物如一草一木農圃醫卜之類皆須窮究子靜遂以格致爲格此物致此知陽明以卽物窮理爲玩物喪志世遂以程朱格致之說與俗儒訓詁記誦詞章之學同類而共譏之亦失其本旨矣而其本原之蔽尤在乎是內而非外夫天理人欲之大端粗節以心度之亦自分明所謂已知之理也

若其精微之蘊疑似之閒或過或不及人情物理之幽隱曲折豈任其私智者所能了徹耶故吾嘗謂陸王之學即無私心亦不當理所謂雖誠亦錯者此也故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聖人俱於詩得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若發之朱子豈止爾雅注蟲魚之詁哉修身齊家則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且聖人豈尙不能去人欲存天理而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讀之至於韋編三絕仁知剛信直美德也不好學則蔽不可勝言孟子言動心忍性亦曰增益其所不能豈可絕

聖棄智專求之一心而以格物爲逐於外乎李文貞公曰朱子爲學先立志主敬以爲學問之地又加以學問之功蓋吾既存養吾心於端莊靜一之中循循焉誦習乎先聖之遺言切磋於師友之講明而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前所見之非而今見其是或前知其淺而今得其深其義理之栽培浸灌感發漸磨所以變化吾之氣質涵養吾之德性者必月異而歲不同如飲食雖在外入內皆以養吾之身將人欲不期去而日去天理不期明而日明矣又豈爲逐於末而求於外乎書凡十篇

辨論至明晢格致之說發明大學補傳之旨指示親切確有持循學者宜盡心焉故撮其大要著於篇單臺無井居民取之百里外先生以夢得其地召衆掘之得泉甚甘至今號曰陳公井戊辰先生子慶升成進士選庶吉士呈懇爲父贖罪

上俞其請先生還京師陳文恭公兩薦於

上前先生無意仕進遂歸主講貴山書院束脩之入爲擴學舍置書籍主講十有八年而卒慶升官至大理寺少卿大理之子若疇先生第十孫也乾隆甲寅舉人後

官某學教諭嘗攜先生所著書過予舍並示當時官牘數巨册爲言先生行事皆有徵若疇籍順天子孫今爲京師人而安平之族爲庠士者亦衆

論曰自予入臺始知謝先生因求其奏草多不傳獨得乞養陳情一疏至情感惻雖李令伯無以過夫臣子之心一也吾以是知先生之不欺也陳先生治河事吏議不之及乃爲上官訟冤甘心自劾亦難能哉君臣朋友之閒若兩先生庶幾盡誠而無憾也乎河患自明以來日甚河淮交流爲害至今尤驗嘉慶中嘗北決至張秋

大臣有言可順水之性還之北流者然終不果行亦以漕運故夫浮海之役時有利鈍且一舟壞輒失千百八故明改元法重民命也衛源弱不若汶之可分他旁近諸水多不可引昔人亦有議之者陳先生所言恐疏闊第箸之以俟後之任事者權其利害輕重焉

滑縣教諭呂君死事狀

嘉慶十有八年秋九月七日滑縣教匪起十八日縣學教諭呂君秉鈞死之先是老岸鎮巡檢劉斌獲教匪數人得其羽黨名籍有牛亮臣等五十餘人皆在滑知縣強君名捕得數人置諸獄至是賊黨夜入城西門趨縣廨訓導趙某率賊以至索印、石弗與譙訶起某去君即懷印至尊經閣後自投、井君孫夢彪年十三矣慟哭尾之下滑諸生馮書田者至學不見君聞夢彪聲迹而得之救之出君手足俱傷既蘇責書田曰汝何事救我

我力不能殺賊惟求一死以報　國恩耳俄而趙某又
至迫之降君唾其面曰我忠敬公之後也恨不能盡殺
爾曹爾猶能戴面來作說客耶爾眞狗彘不若矣賊麾
衆進將加害適牛亮臣持小白旗馳馬傳語曰勿害呂
校官將爲我用乃使人防守君君求死不得閒耳語書
田曰吾既不能即死吾有以處之矣會亮臣偕賊首數
人至加禮於君問戰守之計時賊將出道口號召其徒
之在鄰境者爲犄角勢君則紿之曰道口平原曠野不
可久居滑城堅糧足宜據守以爲根本然後徐圖進取

又曰城不可閉閉則阻人歸附之路又曰無多殺人使人畏則事無成亮臣等頗用其言已而官兵至城下掘濠塹圍攻之賊有潰圍出者多被殺賊晝夜拒守懲稍稍疑君矣君爲密稟備言賊中情事使妻弟唐會一送大營及門爲所獲賊殺唐君遂趨至君所賜問曰今官軍圍城不得出當何計君曰但宜堅守勿輕動賊遽厲聲曰爾猶用此計賺人邪則皆怒詬曰爾賣我爾賣我爾欲盡害吾儕一人不得活爾猶望好死邪君遂大罵曰我忠敬公不屈於闖賊我豈屈於爾等賊褫其衣縛

磔之一磔一罵至死不絕口賊遂屠其家君妻唐氏長
女適李氏五女幅姐次子婦黃氏孫夢彪夢熊孫女元
元外孫李家麒僕濬入溫升婢三人皆被害同時死者
十有四人長子式沆以是春沒妻賈幸其長子夢彲歸
里營葬次子式淦赴省試以是皆免式淦聞寇警趨滑
道梗尋入大營伺消息遇馮書田逸出備言始末十二
月十日滑城復式淦夢彲入城收君遺骸衢巷尸山積
不可辨招魂書粟主入棺奉以歸事聞奉
旨照知縣例賜卹從祀昭忠祠

賞給雲騎尉世職其家人被難者分祀忠義節孝孝弟
等祠並建坊表君字倚平世居河南新安縣北横山郵
乾隆丁酉拔貢甲寅　恩科舉人歷任中牟靈寶教諭
乾隆季年官於滑君明兵部尚書贈太傅忠愍公諱維
祺七世孫也

世毋金太恭人行狀

太恭人之先休邑閾山金氏來遷吾浙本程姓爲金後傳十數世矣祖考諱德瑛雍正乙卯年舉博學宏詞科未試乾隆元年貢士　廷對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歷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考諱潔乾隆丙戌進士禮部主客司主事太恭人禮部公仲女也母汪太宜人太恭人在室以孝聞歲丙申歸於我世父艮齋公爲繼室年二十五矣公諱豫章時爲諸生先是甲午春先曾祖文端公棄養是秋七月祖考安慶公妣沈太恭人相

繼謝世艮齋公有弟三人大興公出嗣亥爲侍講公次為吾父學士公自我大父母之喪艮齋公以先人遺意兄弟無析產已而迫於外侮竟析產人財數十畝吾父年甫十二泣撫吾父曰弟當奈何矣父曰弟何能爲也惟兄命公曰然吾爲弟任之弟勿憂自是吾父依於長兄居太恭人至自以不逮事舅姑聞家人輩述我大父母居平一言一事輒悚聽感歎泣下而撫視吾父尤勤美其衣食時其動作詳懇惻怛昕夕不去心父始學文以課藝呈艮齋公公勿善也往往卽夕命改作太恭人

伺茗飲時進小食寒輒令加一衣雖夜漏盡必危坐以
待吾父常謂家人輩曰我幼孤露非兄嫂教育何以得
成立而我嫂之恩勤直摯即求之史冊中未有也而吾
父亦敬事太恭人盡禮終其身先人累世清宦常以官
為家更喪葬數年貧甚乙巳浙西大旱穀踊倍蓰我家
日惟一飯太恭人劑量以授已與婢使輩同之日人畏
儀無貴賤一也時艮齋公會試屢被斥家居恥事干謁
惟與吾父室屋裼衣講說文字而已侍講公先以辛丑
會試從父少宗伯公知貢舉迴避時四庫全書將告

成總裁奏設黃籤處委公繕寫留京師伯母王太宜人
挈子女俱入都寓揚州會館一夕不戒於火書籍衣服
皆燼太恭人嘗謂儀吉吾家乙巳之厄兄弟幾不能相
存活今雖貧願無忘乙巳其明年大興公權甌寧學迎
艮齋公至閩尋又迎太恭人是秋吾父舉本省鄉試艮
齋公歸同入都丁未艮齋公第進士引　見奉
旨以主事用分戶部學習會侍講公繕籤告竣議敘京
職郎乞假迎太恭人自閩至京師自儀吉始生保抱提
攜太恭人每與吾母同之其還自閩也儀吉方五歲撫

而曰我家兒乃若是其慧耶會將北上還金氏取別儀
吉思太恭人而哭太恭人聞之輟食遽歸其篤愛如此
時吾父方官覺羅官學教習太恭人則謂吾母曰弟婦
曷偕行乎母以外祖老矣不忍離膝下乃止已酉庚戌
侍講公與吾父先後第進士入翰林時從兄裴山亦以
庶吉士散館改戶部兄弟叔姪同官輦下門戶復振起
而吾母以外祖喪踰年始入都京師僦舍隘不能不分
居然皆比近一半里閒吾母於內政必稟承太恭人無
異里居時我舅氏餘齋先生寄我母詩有云當時賓客

門置驛伊川尸祭家多儀家人之義首中饋一一待姊
勤襄治又曰更喜肩隨有家介郝鍾禮法常相師郝鍾
謂太恭人也太恭人性清嚴寡言笑貌肅以和喜愠不
形處事寬而有制與吾母久處諠親娣姒若昆弟太恭
人始至京師我仲姑吳宮保夫人在焉所居兩巷相背
中一門通往來未幾姑從宦河南去於時親串在京者
御史沈舫西先生配章恭人我大母姪婦也御史盛孟
巖先生配沈夫人我大母姪也中表姑姒歲時慶弔往
來太恭人必與吾母偕其它諸父僚友交游之家或庶

軒戻止延之中堂酬對肅然旣去從不一荅謝曰家訓不敢違也京官歲入少家用日限錢數百太恭人黽勉有無儉不失禮艮齋公自奉至省嘗衣裘無新者每日吾會試道中持四千錢可到京惡衣食我所習也治部務日勤昕夕從公大寒大暑飲食失時自謂耐勞苦不恤也數年閒稍稍病矣而公猶且以家門盛滿爲憂則又曰兩弟皆幸列侍從荷

主上恩屢持文柄敬爾在官無隕越足矣吾去耶隴忽十年先人祠墓事待舉者衆而吾宗族子弟有可造就

繼起者吾亦當任之吾其歸乎於是公擢任郎中甫閱
歲遽以疾告時嘉慶丁巳歲也艮齋公艱於嗣育太恭
人屢爲卜妾無子侍講公子二人長芊殤次世繩儀吉
弟也大興公子四人長爲吾兄友泗次震行次在策次
泰吉友泗最賢艮齋公召之京邸讀書年十九亦殤時
公將歸矣而仲叔又同時皆夭公哀甚哭之詩所謂神
明吾負汝泉壤弟隨兄也於是吾父請於公曰兄夔阿
桐亦惟兄命阿桐儀吉小名也公喟然曰弟惟一子何
忍奪也且吾諸弟在卽倉卒夫何慮明年侍講公沒於

雲南學政任又明年吾父奉
命督學於閩道出里門更請於艮齋公始議立嗣及吾
父任滿還過家乃定以吾兄希憲嗣從父徵士公長子
也原名模嘉興府學廪生至是公爲更名嫒虞先漫後
數年太恭人爲繼娶南潯汪氏艮齋公年逾五十始哀
連遭吾父及大興公及仲姑吳夫人喪弟世繩又夭無
子公悲傷憔悴日甚時儀吉侍公於家每歲七月大父
忌日前後公常黯然獨坐儀吉至前公諭言曰在孫惟
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輒嗚咽不能終語太

恭人旁坐雖勸慰亦動容悽愴不自禁也戊辰儀吉成
進士選庶吉士泰吉補縣學生公與太恭人意稍喜慰
矣明年儀吉散館改戶部又明年迎吾母北上自是久
留京師公獨處寡歡行歎坐愁病日亟未幾捐館舍時
辛未冬十一月也明年葬公於海鹽異坊沈家浜之阡
公前卜葬元配查太恭人時所自營藏也自公家居十
餘年間修葺祠宇補建墓舍清贖祭義田增置祠祭田
安慶義田創立中支學益歲必有事焉太恭人實左右
之招族子覲王邦榮衜伯族孫四閏向榮於家因材而

篤皆有所成就飲食教誨亦太恭人是賴去年邦榮之
孫二人兄弟同入縣庠邦榮之子秀才拱宸曰吾父嘗
言少而失學荷艮齋公訓迪得廁士林今乃及於吾子
三世爲士矣太恭人平生見孤幼子女輒憫歎嘗撫姻
家女一人甥女一人姪女一人長爲之嫁馮績熙屈光
熙馬汝其壻也艮齋公沒數年我從祖肖巖公卒一子
官長山丞癸未冬亦卒遺子一百齡女二人俱幼太恭
人曰吾老矣懼不克竟事雖然文端公支下孤幼無所
歸非我之責而誰責邪命吾兄速迎弟妹來及兩妹長

爲嫁之長洲宋氏同縣施氏百齡愚騃每歲時及府巖公以下忌日爲之設祭命之拜兩世墓祭皆命吾兄任之自艮齋公喪葬後歲比不登田收薄子錢家責償者踵相接太恭人省衣食減役使日用外一不浮費而於祠墓宗族公事必先慶弔必周患難必存恤不以貧無力辭亦不欲以衰老謝吾兄事太恭人先意承志鉅細不敢專必請命退無私財適有友人贈金以稟太恭人曰兒欲爲四閨娶婦何如太恭人甚悅亟許之曰若庵公支下丁少吾正念之矣乃爲之娶婦生子若庵公我

五世祖鶴庵公兄也四閭爲若庵公六世孫於太恭人
族屬疏矣而太恭人必艮齋公之心爲以心我祖之心
敬宗收族竭力不逞有如此太恭人通書史尤熟班范
二書新五代史記開與族子孫舉論格言大義以及列
傳中族屬婣亞疏戚間靡不周悉或逡巡無以對太恭
人卽止不言喜閱松陵酬唱集亦嗜義山詩有所作不
爲摹仿亦不輕示人往歲兒尊煌固請始得手稾數十
紙儀吉卽以付梓曰有此廬詩鈔暮年晨起誦佛經一
卷課小婢埽地鏡明纖塵都絕堂室內外坐有常處飲

食有常數數十年不易稍喜蒔花木庭中一二盆卉皆親爲栽蘜位置我姑蒯郡丞夫人居黎里善繪事閒歸省則對花寫照以娛太恭人太恭人弟孝廉公配馮太安人道光壬辰進士衍照毋也所居密邇晚歲得時時過從今我姑及馮太宜人俱下世久矣太恭人居平少疾病雖耄期神明湛然猶憶壬辰冬儀吉南歸除夕家祭展拜神几前更迭數室起猶侍立儀吉請少憩不許迄成禮近一時許無勧容明日元旦謁祠畢坐於中堂笑謂曰吾不意活至今日得八十二歲也已而誦放翁

詩曰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已而歎曰如吾年不可謂不壽然亦苦壽耳因言艮齋公晚年久病狀儀吉愴然不能對庚子兒寶惠鬯醕同舉順天鄉試太恭人歡甚甫逾月吾兄感時疾臥嘔數日竟不起兄有子三人長子億既娶而夭其二俱殤女三人婈汪亦前卒惟億有一子今承重曾孫崇綬也太恭人自是傷心抑鬱不能自遣矣甲辰泰吉之子炳森舉本省鄉試儀吉之孫柖又捷京兆太恭人手諭以文端公科名至五世孫矣我老猶喜得見之也明年寶惠等會試俱下

第還沐儀吉乃遣寶惠還里門侍奉左右太恭人見之
艮慰不意一年間寶惠又猝病亾轉傷慈懷爲之哭泣
祟綬又屢斥於童子試太恭人親爲程課夜坐之鐙右
使讀先輩文若干徧曰吾不知舉業云何常聞昔人言
讀書百徧其義自見多讀自有益耳授以唐人小賦爲
講析詞旨祟綬意頗開解遂令爲賦課去春督學少司
馬趙公按試吾郡祟綬果以古學得取入郡庠太恭人
始開顏一笑也然自辛丑後始用杖重聽起居猶如常
時每月必口授幼輩述近狀數紙寄儀吉云無我念新

正接去冬書但畏寒不出戶耳竊念太恭人年登九十有七矣既喜且懼謀於親故將以今冬暫歸預慶百齡不意赴音之突至也嗚呼哀哉正月十三日太恭人晨起盥漱畢忽寒甚而臥肝痛大作醫來即謝不治太恭人素不信醫藥崇綬等稍稍進參飲閒以粥糜但臥不語問安否亦不荅十五日早命左右掖之起坐而盥沐喘息久之猶問上元祭祀記得否翼日索杏酪數咽即卻之見寶惠婦李氏在側嚬蹙曰苦汝矣蓋以後事爲屬也泰吉自海昌聞病趨至已不能言已而目崇綬淚

下遂瞑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戌時也嗚呼痛哉

嗚呼痛哉憶自儀吉京宦後惟丁丑奉母喪歸得侍太

恭人一年其後罷官家居不三月儀驅嶺外自癸巳以

來轉徙羈留不得歸奉色笑十有五年矣辛丑開封河

患太恭人聞耗驚懼幾廢寢食又以奉職無狀屢攖譴

罰重貽老人憂今且病不得何聲息淚不得奉穢含閒

訃並不得星奔喪次蓋鞠育同二人之恩而居喪並未

盡猶子之分仰天椎泣終身痛負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伏念太恭人慈孝賢明之行節儉和敬之風教養劬勞

之德佐我世父繼起舊門夷險死生更歷數變而艱貞如一念祖勤家兢兢業業至七十二年之久即我世父之沒至今亦四十年矣教養子孫惠愛宗族拯恤孤幼一如世父在時未之有改俾我先人詩書孝友之遺意後生童幼猶未墜於見聞鄉里傳其懿行郡邑推爲禮宗婦德母儀實有可以信今傳後者謹就記憶所及稍陳梗槩荒哀之中語無詮雜敘次鮮當伏祈當代名公鉅卿通儒碩彥鑒茲誠悃闡及幽潛錫以銘表傳誄使于秋彤管丞令譽於無窮儀吉與崇綬等世世子孫感

且不朽

追慕錄

乾隆辛亥伯父大興公歸自閩儀吉始拜見公戲問曰

桐汝何姓對曰同姓公以爲慧甚愛之時先學士公居

東門外槐樹頭距公居二里許公時步至偶有嘉饌必

命之侍食一夕學士公已寢公忽至謂曰族人某近日

縱博吾戒之則曰無有今時其集也吾與弟偕往彼不

能諱矣當可止已而族人愧改如公言

公課子嚴甫歸自閩求延師兄學源時來儀吉塾中溫

經夜歸更授杜詩一二首兄謂儀吉曰爺命全讀一首

不許刪故兄讀杜詩全部

學士公京居公自保陽來宿留攜儀吉同楊公夜談疊疊必命之先寢曰讀書須蚤起也時撫其頂曰伯伯夔汝知否閒與言先世遺事惜童騃都不記憶偶值雨後學士公以公所居庳溼設櫻於地公見瞿然曰我祖我父未嘗有也弟柰何爲此遽命徹之

公未至京前通書題其後曰行人戴草笠相見此昃時衆讀未喻學士公曰此戴字草書也兄當以十八日至已而果然

公好醫偶為人治疾多效嘗問學士公曰外人呼我錢一帖弟聞之乎笑而荅曰聞呼錢一堂耳不聞一帖也公亦笑公折獄明敏故衆以爲號聞於京師也

公喜讀老子在京適翰林館課某詩題衆皆謂出老子或曰管荀諸子又曰史贊也學士公歸述其語公良久曰吾但知老子無此語耳它不敢妄揣

公族子建生家貧公爲納貲從九品分發湖南與之路費出都爲人誘惑縱妓樂盡亾其貲並部照亦失之矣公招之還殊不責怒處之一室戒勿出暇則問之曰汝

幾時還阿叔錢邪又曰汝執照尚可得邪久之知其悔也爲贖部照更與路費而遣之

壬戌後儀吉里居公賜書曰姪年少能文又早膺鄉舉里黨中不少願交之人總在擇友取益爲要佞柔便僻萬不可交居家用度自宜節儉而識見必須擴充節儉不可效俚鄙之爲擴充不可存誇張之見姪三年中不能出門我深慮染流俗淺薄習氣耳又云家中以和氣爲要如有識見齟齬須善調停也公手諭十數通南北往來又值水患多闕失今存者十二三耳

乙丑儀吉赴禮部試時公自大興任引疾僦居內城半
體不仁公私逋負八千餘金人皆以爲憂公殊落落不
以介意爲儀吉賃舍貢院側移寓之次日手書屬晚間
早睡白日靜坐不可縱談喧譁詣浪皆足耗神亂氣又
批後一行云此信不可作荅致亂心曲此紙今猶存將
揭曉力坐以待至丙夜忽淚下謂儀吉曰汝看伯伯病
至此汝得有中理否已矣後二日儀吉告歸自後遂不
得奉公顏色矣傷哉
是歲公生朝三月廿四日大興民老幼擔負果蔬走京

師致祝見儀吉一皆拜賀儀吉有句云朝來叩戶聲何急野茶濃香壽故侯葢紀實也

是歲儀吉赴試與從兄雲壽棫從子合敔杋偕始至數日公命三人作課題老者安之三句合敔曰不似場屋題公笑而易之則德者本也二句適與上命乙丑戊辰兩科試題次第符合衆以爲異

四妹已嫁猶依公以居外甥彌月儀吉贈之八金公聞不悅謂曰凡人臨財取與多寡皆有義不可不知戚友有大事當從其厚小兒湯餅游戲事耳二金已多何彫

也汝非惟不知撙節且不知輕重吾甚憂之儀吉於是
凛然於用財之不易

粤海堂諸子課業評

吳文起大戴禮記廣箋　治大戴禮記於孔顨軒太史補注之後別爲廣箋一書已寫定者自王言至禮察凡五篇皆能玩索本經浹洽義訓無鬱爭之言得箸書之體殊有裨於古學又別譔大戴禮記攷分篇題以下入門蒐采亦爲詳贍大戴多述孔曾遺言又於三代禮樂制度多可參攷者如禮三本篇社止諸侯據祭法大夫以下立置社不得云社止諸侯此止字當從荀子史記作至謂社至諸侯以下與下句道及士大夫同意也又

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此數語皆言宗事先祖故楊
倞謂不祧其廟是也壞字不誤凡此孔注似俱可從又
如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小宗皆有一定之制皆可以爲
常宗不必專言百世不遷之宗孔注轉有所未備生治
是經攷證已勤立義亦多醕正更當參稽諸經互相通
證益擴所見此後夏小正明堂諸篇尤宜精博爲之庶
成一家之學生其勖旃　海昌周松靄大令春十三經
音略後附大戴禮音略一卷作者於訓詁門未列入恭
未見此書宜訪求之以備參攷　傳注貴於簡質間有

文句稍緐尙空翦其榛楛耳

吳傳春秋公羊經傳劄記　治公羊春秋劄記二卷獨抒心得銳入淵微其通貫前後以求經旨深得屬辭比事之義議論筆力精悍亦足自成一子惟公羊家謂聖人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並以獲麟爲劉氏之瑞近孔覲軒氏即據公羊駁之謂其說絕不見於本傳然此是漢代經師相承舊說今既專治是經亦可置之不議但無庸更揚其波如篇內春秋王春秋等說語似奇創實即春秋當新王之義無甚懸殊至謂隱公之不書即

位見春秋之無位則意近支巧非治經質實之體矣公羊自魏晉以來服習者罕今之作者當推顨軒若劉禮部號爲顓門然其義多偏駁葢一則求通聖人之經故其詞必愼一則欲駕昔人之上故其旨未醕用心攸殊卽成業所由判也生所著有深湛之思有果毅之力正其趨向如對聖賢虛心切已日就月將闚邵公之奧鍵稱顨軒之遺闕不難耳而學問之道求之過高者其流弊亦深智者所當於發軔之始超然先見怵然爲戒也試繹思之

李能定讀春秋見隱篇　讀春秋論其君臣行事得失持論均爲醇正如論宋殤公之禍謂聖人教人敦本於孝弟者蓋推恩卽所以弭亂論陳五父歃如忘謂人不愼於幽獨卽表暴於大廷足徵心地粹白不愧儒者之言惟聖人作經固不待傳而顯而百世之下求通筆削之微旨舍三傳更無可窺尋之階昔人所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終不免師心自用之失作者取義於左氏爲近葢專治左氏如杜元凱春秋釋例一書當日許爲單行歲久竟無傳習今所行永樂大典本

雖有闕文而大體完備若據其類例比而觀之可以攷見經旨而地理氏族職官諸門亦得詳爲攷覈將見依經得義自勝於憑臆空言生其致思焉

許玉彬文選摘華 讀蕭選掇其精華都爲一集略依杭堇浦太史課虛之作而以時代爲次可以見周秦以下迄於齊梁文體升降之由斯其用意之美也然古人所謂選學尚有進於是者若更稽覈掌故如楊氏之兩漢博聞比緝奇字如婁氏之班馬字類於以網羅載籍發揮文辭又不獨字句儁永而已生其勉之

金鍔齡詩經注疏攷證　讀詩經注疏記所攷證三十餘條發明箋義爲多其剖析聲音文字均有所見嘗謂鄭君箋詩注禮先後不同其自易已說者當時其書已行不復追改正有待於後人之深思而得其意也今生之學詩兼攷禮注用心甚善它日當與禮注並讀參稽互證或可掇爲鄭君詩禮異同一書所得不更多乎試繹思之

潘繼李治經日記　讀詩注疏字句櫛比校勘頗爲詳細然小學貫於識字識字期於通經至傳刻沿譌各本

俱有但以誦讀之時隨手校定足矣不必專心一節孳孳矻矻得不償勞也生所校多至百餘條用心勤密良可嘉尚所望博求經旨觀其會通濟於實用漢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又以碎義馳逐為學者之大患孟堅此志本之劉歆七略猶是西京儒者之言君子務其大者遠者益進求之

侯度治禮　治經之法莫善於以類求之凡文字典章義理得失皆以彼此相比而通窒自見禮記為眾篇雜

辭尤宜類求然如魏鄭公之類禮吳草廬之纂言又不免移易經文之失先生治是經兩塗並進卽循序以讀復分類以求一縱一橫經緯咸貫洵爲善讀書者其間研覈傳注剖析異同累數十條如辨懿伯惠伯之爲叉子三老五更之爲一人證明鄭義皆有據依宗法攷一篇於大小宗之義自杜元凱以下諸儒之說悉能條箸得失堅確不移亦由墨守高密熟讀深思而有實得於中也似此人持一議聚訟棼如乃決去羣疑洞開癥結殊覺此賢胷中更無滯義精心果力積之數十年遠若淸

河義宗近如惠君禮說不得專美於前矣披覽再三欣

賞曷已

張其翻治漢書　讀漢書評校五十餘條多有確見並

參攷溫公通鑑攷異並劉昌詩筆記之屬具見蒐采之

勤其勘正李四香律志改字一條尤爲精審實事求是

非可望文臆斷也鈔錄諸篇隨手劄記不若依前輩分

類編纂爲佳辭學指南詳之矣　沈樞通鑑總類亦可以爲法也

孔子生日祭文

維道光二十有五年八月庚寅朔越二十七日丙辰大梁書院院長原任工科掌印給事中錢儀吉監院開封府學教授路鎮藩率肄業生董琨瑚等謹具清酌庶羞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神位前曰敬惟

夫子德配二儀教垂萬世眷此中州車轍常至觀周適衛授商傳賜過化流風長懷永愾傳紀發祥日躔角亢匪今斯今天下文明顓愚末學依 日月光莫名舞蹈

式薦馨香侑饗

祭鄒母李太恭人文

嗚呼儀吉自來汴中獲交賢子鍾泉有年於茲鍾泉志開濟歷郡邑有惠政竊聽諸士民而同辭平居過從縱論古今或竟日而移晷然未嘗及其私也偶文字之請覩嘗追述其家戹當夫先公捐館多難煎迫兒孤危而未立母誓殉以何惜蓋所居百尺之樓而奮身一擲家之人莫之知也知者兒心動而趨視則已稽時而變脈

嗚呼太恭人至性激發遭遇艱危至此懍乎聞之者厲心見之者霣魄明明在上鑒觀孔邇詎鄰醫之能貢殆

鬼神之默使然且喘僅餘息病不去體屢更禁方間增減米至於鍾泉鄉舉之後太恭人乃稍自慰而有瘳也則已經歷四三年矣晚就養而北來被

國榮而錫祉惟蒔德必獲報兮固佑順之恆理將謂壽康而享期頤兮何圖一旦遽止於此嗚呼哀哉猶憶辛丑季夏大河潰防繞城四帀濤涌洊洋水突入於南郭民駭走而皇皇俄聞道路之幾斷哨莫禁夫錢米之不出市肆之恇攘偉大府之知人畀賢能以郡章任之以飢民之綏輯與險之捍防決安危於頃刻符邦人之所

望太恭人得賢子如是是雖萬鍾之祿五鼎之養夫何
足伉盍河之圍行省者八閱月攷史冊所未有泉河復
而城安胥處秩於我
后明年而慈壽七旬衆躋堂而拜母謂昔時之震蕩毋
亦遷徙而驚走哀吾民之飢溺曾不卹其身恐謂子無
歸視我令民之戴汝其不可負嗟一城所託命非尋常
之官守更九折而濟其艱令酬萬一於卮酒太恭人於
時乃顧視佳兒而欣然樂受也何昊穹之未悔禍河又
溢於中牟地之相去不百里更城下之橫流頭蓬葆而

亟救躬震鄰而見訖驟一躓而載馳荷
皇仁之燭幽旌從事於負薪竭知力而并勠幸大事之
坐集僚燕蔭之去適嗚呼哀哉盍聞疇昔之日笑語優
游喜新來之孫婦釋舊事於故邛讋夕膳而甚安忽丙
夜而彌留盍病起萌一欸黍棄堂帳而永休豈祁寒之
深襲將夙疾之所由此吾友所以仰天椎心泣血而非
徒終身之憂雖然人子事親天下之情一也而不能一
其事諒爲士大夫之孝必善體夫親志欽賢母之淸襟
望其子爲良吏既仰慰於在官亦先德之善繼郎日扶

舁而遠歸瞻高門而禮備念曩日之撫孤兮幾䊵齔而
況瘁兮告事而奉安兮登神明而無媿祔先公而從友
君兮想心安而志遂嗚呼𥊍靈駿驅人事環循王瀆者
復合歲寒者巳春愴雲駢之不返慘吾友之苦辛跽歎
祇而有述庶一寫夫光塵嗚呼哀哉尙饗

告亾兒寶惠文

年月日阿翁寄書梠孫城孫以清酒白飯魚豕之羞奠於亾長男之靈而告之曰嗚呼夫立人之道莫先事親而庇廕之下悠忽者多一失其時悔無可贖悲哉悲哉吾之不能事我二人也爻喪之年齒已弱冠未見仲景之書不識傷寒之例庸工雜味堂中病情蒼天蒼天誰造此禍迫奉母輦下北方嚴寒冬嗽上氣連年累歲初遇楊雲濤宗法朱彥修投劑如神恃以無恐不幸楊君還南自後遂無高手至於彌留旬日間神明肅然訓感

交至而肩背箸牀不能自運後攷方書是爲骨極時所
謁者翰風張君衆譽僉同終無挽於沈痾盍失之於平
日嗚呼爲子而親之疾痛不知有子而親之患難莫救
老年內省疚累實多尤莫報於吾親況遺憾於大事踴
天蹐地予誠罪人豈意膝前乃有汝孝汝方孩提吾常
苦嗽每食輒嘔汝聞便哭厭厭而驅之迴睇於悒吾母喜
曰此兒至性可取也洎吾居喪汝隨苫次視聽惟吾動
息惟吾哭泣跪起父子一身覩者咸其歎息稱汝孝孫
謂吾舊德之家宜有善繼吾聞感愾心亦謂然汝雖癖

好古書久亦幸叨鄉舉近歲率其子弟從子一堂飭衣帶敬唯諾式先訓求親仁味經典之文踐柔惠之行方其晏安突來禍難斯時也汝進而寬言退而洵涕爲我憂恐爲我奔馳遠近告哀不量其力蓋極幹如常而其中枵然盡矣屬歸展先塋事又多感遂以時疾六日云殂傷哉痛哉是吾之不德不能有汝以至此也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吾有痼疾蔓延於瘍四十餘年不能安坐以是實友罕接翰墨亦疏臥閱篇章無繇簡記始焉甚苦久亦安之汝自來汴謂予曰爺今無事可以治病矣

子咂而荅往時銛刃外決毒藥內攖汝不記邪汝父命薄病可消灾幸能相保一家何用更生宅望汝時爾爾念若未盡一日來告曰有張君虎臣名文蔚蜀人今南陽府博望驛丞也兒往訪之半日詳語當是良醫已約其某日來吾殊漠然姑徇汝意張來臨視謂可除去相其周旋非巧佞者亦且欣然相接兒乃大喜曰從張游張方困於逆旅爲之經營費用傾倒倚託聯昆弟交冀其盡心以有濟也然張時返官下吾亦聞有宅事又望瘵心脅中更不信張則力持一說斷以必成首尾五載

迴換三方竭其智能竟以奏效今則凝者得堅者柔坳阜者平洞穴者實吾自春夏以來伏案纂述日有課程皆能清了積帙盈寸緊汝之功假使汝今倘存不知若何歡喜今汝喪已除汝孝彌著是以寄書汝兒冀以告汝以慰汝念以旌汝魂猶憶汝丙午夏書謂嘗患瘧體若燔炭夢誦周官每至某篇涊然汗出日日如斯頁可怪訝吾後見震川集中記其友唐虔伯病瘧夢況略同唐亦不起然唐君之夢入謁承明奏四方利病快申留臆此葢懷才未遇爲此癥結耳汝惟誦經書非有遠志

何至勞心搰神與前哲同其妖夢哉嗚呼汝能識國醫於稠人之中療親疾於殞身之後乃拙於自謀不早覺悟以罹大厄而使吾雖病且愈塊然獨存其於平生志事亦何心哉亦何心哉嗚呼哀哉尚饗

記事續稾卷十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

先給諫公撰著古文辭已刻者記事稿記事續稿兩種各十卷記事稿刻於道光甲午續稿手自訂定在己酉之冬明年四月遽捐館舍又四年爲咸豐甲寅始刻於海昌蔣氏庚申兵燹先集稿板存嘉興郡城者一時俱燼焉舜甫兄弟叔姪各以衣食奔走未遑重梓而仲兄譲山及伯氏兩姪先後謝世忽又二十年矣叔兄子侑游蜀境亦困甚人事變遷流光荏苒兢兢焉惟弗克負荷是懼光緒丁丑始謀復刊中間貲竭停手四閱暑寒乃克蕆事嗚呼幸已駢儷之文集中偶存一二亦皆記

事之作別有手定儷體約數十首名颺山樓稿颺山者在漵浦祖塋之麓左曰颺山右曰麃山先公嘗自號颺山樵故遂以名集也此記事兩集重校悉依原本續稿第五卷續良吏述序文一首乃原刻脫漏謹以補入其餘不敢增損一字光緒六年庚辰八月男彝甫謹識

是集重刊甫竣接叔兄子侑蜀信仰荷譚叔裕侍講宗浚方子箴濬頤姚念侍覲元兩方伯資助亦在校梓籍幸先集流傳漸廣而在川諸公之提倡玉成錢氏世世子孫尤感且不朽矣辛巳春日彝甫又識